

世界禁书文库

好色五人女

原 著 [日本]井原西鹤

翻 译 王丘明

卷 一 姬路的美男子 清十郎的故事

一 爱恋使暗夜成白昼

春天的大海风平浪静，满载货物的船只停泊的播州室津，是一个繁华的大港。这里有一位以酿酒为业的商人，名叫和泉清左卫门。家境富有，诸事遂心，而且儿子清十郎，生就一副英俊相貌，风度翩翩，比著名的人物花鸟画家所绘美男从在原业平的画像还要漂亮。可以说丽质天成，光彩照人，难怪无数女人为之倾倒。他从十四岁那年就涉足花街柳巷。室津有妓女八十七人之多，没有一个不曾与他同欢共枕过。妓女愿和他同结百年之好的起誓文积成捆，为向他表明始终如一愿委终身而剪下的指甲装满了首饰盒，剪下来的黑发足够打成一条拴住大象的缆绳。它不仅能拴住大象，而且不论多么嫉妒的女人也全能被拴住。女人每天写来的信放在

信堆里，日久天长成了小山。作为礼品馈赠给他的带徽纹的窄袖便服，他连摸不摸就扔在那类衣服堆上。幽冥之途的三途河上那夺衣婆要是看到这种情况也会大吃一惊，夺衣的欲望也会消失。高丽桥那里的估衣铺也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给价。东西多了，清十郎索性找间屋子把它们往里边一放，门上贴一张写有“俗世之仓”的条子了事。有的人说：“这浑小子这么干，是打算等有朝一日发一笔财呀。瞧着吧，过不了多久他爹就得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的名字就上了官家的记录簿。”尽管人们为他担心，但是，他在好色这条道上依旧没有止步。

这期间，清十郎对一个名叫皆川的妓女情有独钟，热得晕头转向，好像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对于别人的嘲讽，世间的评说，简直当成耳旁风。古代有一句形容奢侈浪费的谚语——“月明之夜打灯笼”，清十郎居然就这么干，他大白天偏要点灯，把拉窗一律关严，在人为的夜世界里纵情玩乐。他把专给他出馊主意的帮闲们请来，让他们模仿巡夜人敲着梆子打更，或者学蝙蝠夜啼，让干杂活的烧供养茶，施舍给过往行人。给他家干活的杂工根本没死，就硬是搭起盂兰盆节的供棚，为他设灵堂，摆供品，祭奠亡魂，并且唱诵佛经。送灵之火烧的不是麻秆而是长牙签。凡是夜里的活动，什么都要做个遍，一项不漏。然后模仿世界地图上裸人岛的人那样，让在场的人一个不剩地脱掉衣服。妓女们不愿脱，他便令人强拉硬扯，不管她们是否觉得难堪。其中有一个名叫吉崎的端女郎，长年累月瞒着她那腰骨上的白瘢，人们以为她是“活的辩才天”而对她肃然起敬，细看原来是白

癖，反而大扫其兴。除她之外如果仔细看下去，越看越觉得裸体的人实在难看，最后举座冷漠，没有人觉得有趣。

清十郎的父亲对于儿子的这种胡作非为已忍无可忍，找上前来。父亲突然闯了进来，清十郎猝不及防，整个屋子乱糟糟的一片，他来不及收拾，连忙哀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请您原谅！”尽管他反复认错，但是父亲不听，只是说：“你不用说三道四了，你马上给我走！去哪里我不管。其他人也一齐请吧。再见！”他立刻拂袖而去。皆川一伙妓女们都哭了，当时那场面实在凄惨。帮闲之中有一个绰号为“漆黑之夜”名叫治介的，他一点儿也不愁不怕。他说：“俗话说‘真正男子汉，身无分文也值万贯’，身上哪怕只剩一条裤衩，照样能混出个模样来。清十郎，你别着慌！”在这凄凉的场面下，这话听起来很滑稽。人们把他这话当成酒菜又喝起来，他们纯粹是为了借酒浇愁，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忘掉。

清十郎被赶出家门的事，妓院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清十郎再拍手叫人，妓院的人一概装聋作哑。该上汤的时候也不给端来，餐桌上显得冷冷清清。说想喝杯茶，这才有人爱理不理地两手各拿一个天目茶碗送上来，回去的时候顺便把油灯的灯芯往小里压一压。把去了客厅的妓女们一个个地叫出来不许她们再去。一切随着金钱而变化，这是妓馆的老规矩。人之有无和受人尊敬与否，全看有没有钱。

皆川一个人留下未走，她仍在哭。清十郎只叨咕：“真后悔！”此外就什么也不说了。他想以死了之，但当他想到这女人一定说“我愿和你一起去死”时，十分悲痛。他正在

为这个那个烦恼，皆川从他的脸色就看出他的心思，她说：“看来您似乎是想一死了之，但这是实实在在的愚蠢。我本来想跟您说愿意伴君同行，但我对这人世依然情犹未了。做妓女的是因客人之不同而改变心情的，所以，一切都成了过去，咱们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吧。”说完起身而去。皆川此番表现大大出乎清十郎的意料，他自然大失所望，心想：“即使一个妓女，把过去那样的深厚情谊说扔掉就立刻一笔勾销，也未免心胸过浅了吧。她未必下得了这份决心。”他想到这里不免流下了伤心之泪，正要离开这里时，皆川一身白色装束跑了进来，她紧紧拉住清十郎说：“不死又能上哪里去呢？好啦，要死，现在正是时候！”说完拿出两把剃刀。清十郎又是为之一惊，正为此而高兴，妓馆的人们出来把他俩拉开，皆川被带回老板家，清十郎被人们围上。为了以后让他向父亲道歉，人们把他送到菩提寺的永兴院。当时的清十郎才十九岁，他希望就此出家一了百了。这确实是令人可怜的。

二 暗缝带子里出现的情书

“喂，刚才发生的事……快请外科医生来，带上催醒药！”看到人们忙得人仰马翻，有人忙问出了什么事，一打听才知道皆川自杀了，于是无不扼腕叹息。就在大家都说“难道没救了吗？”的时候，皆川的脉停了。大家无不慨叹这人世无常。这事被掩盖了十多天，所以清十郎才没有随皆川而死。想死但终究不能一死的就是人的生命。因为母亲传话过来，清十郎死不足惜的命才活了下来。他逃出永兴院，因为姬路有熟人，就悄悄离开室津，到那里打听消息。那人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对他热情接待。没过多久，但马屋九卫门这家店铺要找一位足以把铺子交给他经营的可靠伙计，他寄居的那位朋友大力帮忙，他本人也觉得“将来可能有个发展”，便开始了他的佣工生活。

清十郎素质很好，秉性谦和，精明能干，很能讨得别人喜欢，特别是风度翩翩更受女人青睐。但是他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服饰打扮，恋情的事早就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从早到

晚一心扑到商务上，所以主人把什么事都交给他经营。主人因为他给商号赚了许多金银而非常高兴，便把清十郎看作极其可靠的人。

这位店主九卫门有个妹寻名叫阿夏，年方十六。这姑娘对于男人的长相如何非常计较，所以姻缘一直未定。至于姑娘本人，不用说乡下没有，就是城市里的一般姑娘中也从未见过，是个绝色美人。京城的人都说：“从前，京城的岛原有一个以张开翅膀的蝴蝶为自己徽号的太夫，而阿夏却远比她漂亮。”用不着一一列举她如何美，只要按这个标准思考，就可想象出她美到什么程度了。她对爱情的态度也一定深沉而高雅。

有一次，清十郎求女佣人阿龟给他修理一下常用的龙纹衣带，他说：“这条带子太宽了，不适合，你给我适当地重新缝一缝。”阿龟拆开衣带的时候发现，里面装着他当年耽于冶游时期收到的情书，她匆匆忙忙地浏览一遍，发现这些情书有十四五份之多，收信者写的全是“阿清先生”，寄信者就不同了，署的名是花鸟、浮舟、小太夫、明石、卯之叶、筑前、千寿、长州、市之丞、小苇、松山、小左卫门、出羽、神葭等等。这都是室津的妓女的名字。可以看出，不论哪一篇都是叙述对他的朝思暮想，一片痴情，他甚至成了妓女生命的寄托。从文字上看，丝毫也没有妓女那份轻浮，而是满怀纯真感情。阿夏看到这些情书，心想：“这些女人心地如此洁白，即使身为妓女也没有令人可憎之处。再者，就这个男人来说，他和这些妓女交往也有交往的价值。由此可见，这个男人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特别魅力。受到那么多女

人的思恋，这事情本身就说明这个人最值得思慕的。”于是阿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清十郎。从此以后，她一天到晚被恋情困扰，魂离身躯投进清十郎的怀抱。说话也颠三倒四，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看着春天的花，以为此刻是在夜里；仰观秋月，错以为这是白天。霜晨雪早的清辉视而不见，日暮黄昏的子规啼声充耳不闻。分辨不出此刻是盂兰盆节还是正月新春，终日丧魂失魄一般，相思之情已经在言谈举止的细微之处表现出来。她身边的女佣人们想：“这也不是世间没有先例的事，得想个什么办法成全这桩好事。”尽管她们都这么怜惜她，但是每个人却在不知不觉之中爱上了清十郎，并且陷于苦恋之中。做针线活的女工用针刺破手指挤出血来，把倾吐肺腑之言的血书交给她；干杂活的阿龟托人写了出自男人手笔的情书，悄悄地扔进清十郎的袖筒里；侍女特意把茶给清十郎端到店里来，本来是不必端的；看孩子的奶妈拿婴儿作幌子，抱着孩子凑上前来，让清十郎抱抱孩子，故意让孩子把尿撒在清十郎的膝上，故作娇态，以甜蜜的腔调说：“但愿你也有生这么个好孩子的好福气，赶快结婚生个孩子吧。我生了个漂亮孩子之后就到这家当奶妈来了。我丈夫是个窝囊废，现在到肥后的熊本当伙计去了。我们手分的时候已经妥妥当当地办了离婚手续。我现在可是个单身女人哪。我是天天就这么胖的，不过我嘴小，头发还有点儿卷。”她仿佛是在自言自语，真有些可笑。至于那些干粗活的女人们也各用各的方法表达对清十郎的爱，有的人给他盛萝卜炖金枪鱼的时候躲开头和刺，光给他盛肉。这简直讨厌之极。

各种各样的关心使清十郎为之高兴，同时也使他感到麻烦。忙着就付追求他的女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店务疏于管理，最后不但是疏于管理，简直是讨厌了。虽然睁着眼睛，但和做梦一样茫然。尽管如此，阿夏却不断求人送来情书，所以清十郎也就头脑发热，顺从了阿夏。但是在这人口众多之家，好事非常难成。他俩被烦恼之火所困，彼此俱为恋情所苦，渐渐消瘦，出众的容貌也憔悴下去，在无可奈何之中空耗日月。甚至彼此听到对方的语声都成了难得的安慰。他们想：“不论什么事，只要能活下去就有一切，这爱情之树迟早必成连理之枝。”他们的心就是这样息息相通的，但是阿夏的嫂子对此早有防范，前店通向后院的门她是每天晚上必认真关好，而且特别注意防火。那关门时把两扇门拉在一起的滑轮声，在他俩听来比雷声还可怕。

三 大鼓声中的舞狮

尾上町住吉神社的樱花一开，不用说少妇们要乘此机会炫耀自己的美貌，就是漂亮的姑娘也由母亲带着前往展示风采。赏花，徒有虚名，根本就没有人好好地看花，而是去让别人看自己漂亮的容姿。这就是现世的女人们的虚荣。女人是很奇怪的，一番化妆，穿上合适的服饰，风貌立刻就变了。传说女人凡是被狐狸数过眉毛的，就能变得漂亮。现在反过来了，於佐贺部狐狸还得请妇女给它数一数眉毛呢。

但马屋一家出来春游，妇女坐的轿子排成一列，行列的后面是清十郎，他是这次春游的总管。高砂和曾根的松树抽出新芽，一片青翠，沙滩的景色绝妙极了。乡村儿童用竹耙把地面积存的落叶扒开，采头茬松蘑。年轻的妇女们有的采紫花地丁，有的抽白茅花穗，各自采摘自己喜欢的草花。在各种嫩草稀疏的地方铺上编花的席子或毛毯。恰好这天风平浪静，夕阳的红光映在大海上，和女人们衣袖红里子的红色争奇斗艳。许多赏花人却不看那藤萝或棠棣，对于用美丽的

窄袖服挂成围幕的这边倒是特别注目，透过缝隙往里窥视，以致流连忘返。他们打开酒桶口，以为一醉方休才是人间乐，万事扔在脑后，把这些女人们当作今天的酒戎，畅杯痛饮。至于这边，喝酒的全是妇女，男人只有清十郎一个。抬轿的轿夫们，用天目茶碗盛酒，大喝特喝，日后回想起来也是一番美好的回忆，个个醉得陶陶然活像梦中化为蝴蝶的庄子一般，把旷野看作为我所有，四仰八叉地躺下大睡，睡得昏天黑地。

这时候，人群围成一圈，随着鼓点儿，舞狮的过来了。那狮子摇头摇尾，对着赏花的人群，狂舞不已。因为舞技高超，所以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女人们尤其好奇，把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喝彩，狂呼“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惟恐马上就演完。舞狮子的一个曲子也不漏，把所有美妙的曲子全都演一遍给大家看。

阿夏不去看舞狮，他一个人留在围幕里。她说虫牙有些疼，因而显出稍微心烦的神态，曲肱而枕，不管袖子是否零乱，带子松开也不管不顾。许多换下来的窄袖服摞在一起，她就在那高高摞起的衣服背阳处假寐，这副神态的确别有风韵。她忽然想：“如果这时候迅速果断地见上一面……”她能想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位城市良家妇女是位极少见的精明女人。

清十郎发现只有阿夏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从枝繁叶茂的松树后面的那条道上绕过去。阿夏发现了他便招手叫他进去，也顾不得头发凌乱。两人什么也不说，只是鼻息急促，心跳加速。他们的眼睛不敢离开那围幕的缝子，生怕被她嫂

子看见，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后面。当清十郎爬起来的时候，只见一樵夫把一担柴放下，手握着镰刀，弄平兜裆布，似乎歇了一口气，高兴地眺望着远处，原来他并没有看见清十郎和阿夏。顾头不顾腚，形容他俩此时的举措是最恰当不过的。

玩狮子舞的人看到清十郎从围幕里出来了，于是，一个很驰名的曲子——“太神乐”恰到高潮时戛然而止，看热闹的人大失所望，十分惋惜。这时，晚霞染遍群山，夕阳西下，但马屋一夜收拾好东西回了姬路。可能是好事已成，阿夏的臀部变平了。清十郎留下来，向舞狮子的演员道谢：“今天，多亏帮忙，多亏帮忙啦！”由此可见，这太神乐是他有计划安排的，纯粹是为了与阿夏幽会而耍的手段。这个方法就连无所不知的神仙也未必知道，更不用说阿夏那头脑简单的嫂子了。

四 把信匣忘在驿站的信差

谚语说：上了路的船不能往回走。清十郎把阿夏叫出来，说是天黑之前从饰磨津上船。他们决定去京城一带度日。以为尽管贫寒，两口子过日子总能凑合吧，所以做好上路的准备，在河边的一个小屋里等待上船。同上这条船的人各自做登船前的准备，其中有参拜伊势神宫的人，有大坂的卖上工具的，有奈良的卖甲申胄的，有醍醐三宝院的山僧，有大和高山的制造茶刷的匠人，有丹波的卖蚊帐的，有京城的绸缎店的，有鹿岛神宫占卜一年吉凶的下级神宫……真像俗话说说的十个人往往来自十个地方。乘这种班船的确很有趣。

船老大高声喊道：“好，就要开船啦。诸位对住吉大神献上一点儿心意吧！”说完就把接受捐钱的长柄勺子伸过来伸过去，而且还点点乘客的人数。不论喝酒的还是不会喝的，每个人出七文钱的份子，没有烫酒锅就用喝汤碗从酒桶里舀凉酒喝，撕干文鳢鱼下酒，酒喝得很快，大家三杯下肚

就变得兴奋起来。船老夫说：“诸位运气真好，这风是顺风啊！”他扯上八成帆，船往海里行，刚刚走出一里多，从备前来的信差拍手打掌地说：“糟透了！我全忘了！我把捆在刀上的信匣子忘在旅店了。”他望着海滩上的礁石大喊道：“对，对！就靠在我自己的佛龕旁边呢。”有人问：“你在这里喊，人家都听见吗？你带着睾丸了吗？”这汉子还真的认认真真地摸了摸裆下，然后说：“不错，确实有两！”逗得众人大笑。人们说：“这家伙什么事都是这么吊儿郎当。没办法，只好把船头调回去吧！”大家这么一说，船老大只好调转船头朝码头开去。“今天出门，这运气实在糟！”就在大家发泄牢骚时，船靠上了码头。这时，从姬路来的追捕者吵吵嚷嚷地到处找人，有人说：“说不定就在这条船上！”于是查点乘客。阿夏和清十郎自知难以躲藏，徒然悲叹，不知内情的乘客们也不闻不问。阿夏被押上一辆戒务森严的车子，清十郎也被五花大绑。同船的人看到他俩如此悲惨的境地不觉得可怜。

清十郎被关进要犯大牢，开始了他的悲苦日子，但他已经想通了，根本不考虑自己，只是不停地念叨“阿夏”“阿夏”……他想：“如果那汉子不把信匣子忘了，此刻我们已经到了大坂。在高津一带租一间后院房子，雇一个年纪大的女佣人，暂且睡上五十天，连身都不翻，这本来是和阿夏说好了的。可现在呢，很遗憾，什么都成了一场梦。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狠一狠心把自己杀掉。现在在这里度日如年……这人世实在可憎！”他咬着舌头闭着眼睛，曾经几度想死，但是对阿夏依旧怀念不已。他想：“哪怕只见一次面也好。

最后告别这个人世的时候，真想再看一看那如花似玉的面孔。”他不顾羞耻，竟然号啕大哭。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值班的狱卒也不忍看下去，想尽办法开导他，鼓励他，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阿夏也同样沉浸在哀叹之中，绝食七天未死，写下向室津明神为清十郎乞命的许愿文。那天半夜，恍惚中，她觉得有一位老翁站在她的枕旁，告诫她说：“你好好地听我跟你说话。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到了危难之时对神提出无理要求，这类要求即使此地的明神也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比如说，赶快让我成大财主啦，让我得到他人之妻啦，把我痛恨的家伙赶快杀掉啦，别下雨改成风和日丽的天气啦，让我这天生的矮鼻子高起来吧……总而言之，提出种种一厢情愿的要求。这些无理要求根本办不到，却偏偏多此一举地祈求，这对神或佛是硬添麻烦。最近的五月祭礼，参拜的人有一万八千零十六人之多，没有一个不是欲壑难填地祈求自己幸福的人。听起来都觉得可笑之至，他们以为把供钱一扔进钱箱，神就一定高兴，以为神就一定尽职尽责地听她们那些祈求并且牢记于心。这些参拜者之中有一个惟一真信神佛的人，她就是高砂炭铺的女佣人。她没有任何欲望，她说：‘让我手足无灾地过日子吧，那时候我再来参拜。’拜罢站起来就走，刚走出几步就折回来，说：‘请神保佑让我找个好男人！’神的回答挺干脆：‘这事你求出云大社的神去，我不管这种事。’可是她也没有仔细听就回去了。你如果听从父兄的话找个婆家，本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因为好色，结果遭到这样的不幸。你不惜自己生命可是却能长生，你为清十郎乞命，

可他过不多久就要一命归西。”因为梦中有的一切历历在目，不禁悲从中来。她醒来十分难过，心惊胆战，直哭到天亮。

果然，清十郎被带到白沙上，受到意想不到的审讯。原因是但马屋藏在内库房钱柜里的一两个的小银镞子七百两不翼而飞。说这是清十郎让阿夏偷出去，然后两个人一起逃走。尽管清十郎百般申辩，昏官硬是不听，四月十八日，二十五岁的清十郎被处死了。尽管这是个虚幻无常的世界，但是目睹这种惨状的人，无不为他叹惜，为他惨遭屠戮而悲痛。人们那被小眼泪浸湿的衣袖仿佛被傍晚的阵雨淋过一般。后来到了六月上旬，每年一度晾晒衣物的时候，发现那七百两小银镞子存放的地方变了，原来就在带轱辘的大躺柜里。但马屋的老头子只是表情深沉地说了一句：“存放东西可不能马虎。”

五 死后才知金银未失

什么事情都是“眼不见心不烦”。阿夏根本不知道清十郎怀着一腔愤懑离开了这个人世，当她沉浸在心绪紊乱的回忆之中的时候，一群街巷儿童高唱着顺口溜式的儿歌走来，他们唱道：“既然杀了清十郎，阿夏为何不该杀。”阿夏听了大吃一惊，她向哺育过自己的奶妈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奶妈难以回答，只是泪流满面。她想清十郎果然已死，立刻疯了，她大喊：“与其活着永远揪心，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加入孩子们的队伍，而且带头领唱，边唱边走。人们看她这副样子，都觉得着实可怜，想方设法地制止她，但始终无效。阿夏泪如雨下，唱道：“对面走的是清十郎，那菅草斗笠就很像，哎呀呀！”歌声未落立刻转哭为笑，而且哈哈大笑不止。往日那美好的形体而今已经粗鄙不堪。她到处疯跑，到处乱唱。有时进了深山，日暮不归，枕着草就睡着了，跟随她的女人们因为她的疯狂而感神经错乱，最后她们也差不多全成了痴人。